春秋左氏傳講解

廿五廿六

12

ロ 12
3195
13

門 ロ 12
號 3195
卷 13

漢
95 95

昭和十年
一月十四日
購求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五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昭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

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倶

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
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
吏先歸邾子士伯
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
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
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
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
如始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
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
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
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

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
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
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
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
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
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呉人

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
命救州來呉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呉
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
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
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
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

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公爲叔孫

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爲令尹
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
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
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
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
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
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
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
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
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

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蠢蠢吾小國亦懼）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黄父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
辛復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
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
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
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

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
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
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
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

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
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
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
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
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
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
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
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
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
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
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
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

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

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

距平子。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

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

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

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
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
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
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
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
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
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
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
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
或欲通外內且欲
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
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
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

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

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

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

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
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
子朝奔楚。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
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
適齊師。謂子猶之入高齮。能貨
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

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
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
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
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
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
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
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
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

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

其足。鑒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雚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

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
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
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
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
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
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
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
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
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
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
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
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
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五終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六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illegible]圖書

昭公

經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呉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

也。呉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呉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呉師不能退。呉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戸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釼於魚中以進。抽釼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

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
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
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
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
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
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
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
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
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
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

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丁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

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

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

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
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
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
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

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
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
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
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擧
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
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擧
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
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
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

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主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經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

諸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

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

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

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

德可以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

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呉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呉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呉也子西諫曰呉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呉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

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呉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呉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呉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呉子怒冬十二月呉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呉子呉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呉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

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呉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呉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呉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呉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又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逆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

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

勤諸侯用寧蟊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
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
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
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
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
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
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
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
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
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
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

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六終